

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

林徽因传

· 林 杉 著

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

笑声点亮了四面风

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

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星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木微因

•林杉著

传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徽因传：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林杉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4 重印

ISBN 7—80114—307—8

I. 林… II. 林…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②林徽因－传记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100 号

林徽因传 —— 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

作 者 林 杉

责任编辑 战葆红

责任校对 程铁柱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 行 电 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4—307—8/I · 70

定 价 29.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相会康桥	/ 1
蓝色的布莱顿海湾	/ 8
神秘的邮箱	/ 13
海上情思	/ 17
伤痛与抚慰	/ 23
马尼浦王的女儿	/ 28
风情绝色佳	/ 37
血液的滋味	/ 42
跨越大洋的婚礼	/ 48
罗曼的归途	/ 52
奠基	/ 62
花期的愿望	/ 69
志摩之死	/ 76
八宝箱的奥秘	/ 87
建筑的诗意	/ 98
彼岸的友情	/ 104
太太客厅	/ 109
三晋大地的回声	/ 115



硖石,硖石	/122
来今雨轩	/130
梅真同他们	/142
石窟与塔的韵律	/148
神奇的发现	/155
在弥漫的狼烟中	/160
难以忘却的昆明	/165
竹林深处的李庄	/172
艰难的岁月	/178
三弟之死	/182
工作着是美丽的	/187
重返北平	/194
在白色的世界里	/198
前夜	/204
新生活的开端	/208
情系国徽	/212
景泰蓝之恋	/217
灵魂的丰碑	/221
林徽因年表	/228
主要参考书目	/237



相会康桥

伦敦的雾，最先是从康河的涟漪中荡漾出来的。它似乎也是那河水的一部分。

那雾，闪动着水色与橙黄的灯影，丝丝缕缕，烟一般从河面上升腾起来。它裹挟着淡淡的康乃馨的气味，让人感觉到一个季节的温馨。那雾，也充满着勃发的生机，水淋淋地弥漫着一种难言的情愫。

因了这雾，周围的景色也都生动起来。

河水也越发安详与平静。水波不兴，藏红花星星点点的落英漂浮在上面。被一个梦境切掉了半轮的月亮，静静地游弋在上面。柳树的枝条深情地垂下去，很有耐性地在水面上划动。河水如同一张唱片，那些无声无字的歌便飞扬出来。

康河，实际上应该称作剑河。它从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城穿过，几所最有名的学院在它的东岸排开，河西为各学院的活动场所，在这座大学城林立着30多所学院，剑桥大学只是个象征性的名字，最早的大学创建于1209年。其中大名鼎



16岁的林徽因



1920年在伦敦公园



林徽因，摄于 1920 年

鼎的是王家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它们并排在大学城中心的国王大街上，是这个大学城最有气派的建筑群体。它拥有造诣很深的院士和教授，培养出许多世界杰出人才。英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德蒙·瓦勒尔、荷拉斯·瓦尔波尔和罗培特·布洛克即出自这座大学城的王家学院。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一直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到处是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建筑。

对于那些黑眼睛黄皮肤的莘莘学子，这月光灯影下的康河岸，更具有别样的风情。康河的美，不只是油画般的异国情调，它的高贵和宁静又带有几分忧郁，犹如那故国淡远的箫声。

林徽因和徐志摩总是踩着泼洒下来的月光和雾，静静地在康河岸边漫步。这个时候，对面尖顶教堂里晚祷的钟声，在他们身后幽远而苍凉地响起。那金属的声音是一种感召，总是让他们怀想起隔山的灯火，怀念起一个个酒一样浓烈的月光之夜。

林徽因那年16岁，她天生丽质，已是风姿绰约的纯情少女。她的美丽，已为许多青年男子所倾倒。然而，却没有谁能像她那样，以独到的慧眼，从他谜一样的眼睛中，读出他与生俱来的忧郁。

他，就是24岁的徐志摩。

当他们踏上石桥台阶的时候，林徽因耳边响起了波浪一样的话语：“徽因，在这样的时候，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她微笑不语，伸手摘下一片柳叶，轻轻地衔在嘴上。

那时他们正走上叹息桥，这是圣约翰学院仿威尼斯同名桥梁而建的一座精致的木桥。这样的小拱桥在剑桥有7座，与后河区的校园相连，各具特色。这座叹息桥，是最精美的一座，两侧全是窗户的小走廊，在月光下迷离着一种舒心的氤氲。白衣白裙的金发少女，三三两两，用长篙撑着小船从桥洞下穿过，把一串串青春烂漫的笑声远远带开去，雾和月光的帷幕被掀开，又迅即合拢。只看见叶子一样飘过水面的白色影子，让人心往神驰。

“我很想像那些英国姑娘一样，用长篙撑起木船，穿过一座座桥洞，可惜我试过几次，那些篙在我手里不听摆布，不是原地打转，就是没头没脑往桥墩上撞。”徐志摩说。



徽因默默地走着。

“你知道康河最美的是什么?是这雾,这月光。它像母亲一样梳理你的发丝,擦你眼角泪滴。有了这雾,这月光,你才不会感到无家可归。”志摩继续说,“你知道吗?不是谁都有这种感受的。这美总是给你一种颤栗,这才是美的真正本质。没有颤栗,美也就没有了。你知道这座桥吗?”

他们走上王家学院的“数学家桥”时,志摩又谈起了美与人生:“这座桥没有一个钉子,1902年,有一些物理学家出于好奇,把桥架拆开来研究,最后无法复原,只好用钉子重新组装起来。每一种美都有它固有的建构,不可随意拆卸,人生就不同,你可以更动任何一个链条,那么,全部的生活也就因此而改变了。”

那个时候,她总是默默地听他说话,看着他玳瑁镜片后面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她觉得,他笑的时候很沉郁,那笑容常常在中途就被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很吝啬地兜了回去,一个24岁的青年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有这种笑容。

“我想,我以后要做诗人了。徽因,你知道吗?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徽因,我的最高理想,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美国历史上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曾任财政部长)。可是现在做不成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写诗。”

“有一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你去温源宁的校舍约他到桥上看虹去,有过这样的事吗?”徽因好奇地问。

志摩点点头。

“你在桥上等了多久,看到虹了吗?”

“看到了。”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有虹?”

“呵!那完全是诗意的信仰。”

他娓娓地说着,眼睛定定地看着河水,仿佛他的满腹心思已交付给荡漾在水波里的影子。



林徽因与她的父亲林长民,1920年摄于伦敦





1916年少年林徽因

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从1934年起改为林徽因。

徽因莫名其妙地发现，志摩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她不时地注意到他那长长的柔柔的下巴，当那下巴总是恰如其分地收回他的微笑时，她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趣。

林长民问志摩：“徐先生府上在海宁什么地方？”

“硖石。”徐志摩回答。

“硖石？”林长民的眼睛放出光来。“家严曾任海宁知府，硖石我是去过的，镜一样的平原上，镇两侧兀自矗起两座秀丽的山峰，你们那里叫‘双山’。东山很美，那时我还小，常爬到山坡上去，那山坡上有种浮石，放在水里沉不下去，西山有一种芦苇，丢到水里却一下就沉下去了，你说怪不怪？”

志摩笑了：“浮石沉芦，是硖石两件罕事，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林长民接下去说：“我还爬过东山顶上的六角宝塔，也和几个小孩子把三不朽祠的香炉搬出来，我们轮流扮菩萨，享受香火。”他仿佛又回到那个搬香炉的年龄，神采飞扬起来。

“如今那庙破得可不像样子啦！香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没有变的，只

初相识的时候，这目光就让她的
心无可名状地颤动了一下。

那天，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的江苏籍学生陈通伯，带了一个高高瘦瘦飘然长衫的青年，到他们父女下榻的公寓，陈通伯介绍说：“这位叫徐志摩，浙江海宁人，在经济学院从赖世基读博士学位，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艺术，慕名拜访。”

官场失意之后来伦敦讲学的林长民，刚刚摆脱了政坛的困扰，很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他的周围经常围拢着一些青年学生，看得出，父亲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玳瑁镜片后面闪动着迷离目光的青年。他们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时候，林长民谈起徽因，甚至当着这个陌生青年的面喊她的乳名“徽徽”。

她原名林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母。思

有后山的白水泉，水还是那么清，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小石子。”志摩也忘情了。

“那时正贪耍，乌青青从屋头往出跑，野勿晓得脚深脚浅。”

“格老人家是伊拉格大官官欧！”

两人欣然忘机，竟不由自主地用硖石土话聊了起来。徽因如坠五里云雾，那双杏子般眼睛转动着：“爸，你们说什么呀！”

“伊勿晓得野那介，志摩哩格位乡党！”林长民依然收不住兴头。

徽因和志摩笑得直不起腰来。

乡音如水，迅疾把初识的陌生消解了。

那一晚，一老一少谈了很久。

从此，志摩便成了林家常的功课，这也是英国式的生也是他祖上的习俗。英史，英文里茶叶的发其故乡福建语发音

林家的下午的，茶壶却是传茶壶，壶上加一棉套做成穿长客人喝茶时，林碟热腾腾的小

志摩常携林长民聊天。聊照例铺开宣纸，走龙蛇，几幅大彩之声。林长民的乘的，常常是墨迹走了。兴致高时，他直到夜半。志摩等人，勃勃。那些出神入化的书友视为珍宝，必欲努力求之。

林长民写字陶然忘机，有16岁的林徽因时徽因便同志摩在里屋聊天。有一天，林长民放下笔时，徽因、志摩双双从里屋出来，他竟脱口对房中的陈通伯等客人叫道：“你们看，我家徽徽和志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

徽因和志摩顿然红了脸颊。

便是陈通伯也感到突兀，张大了嘴巴。

此时，徐志摩已同结婚4年的夫人张幼仪住在剑桥附近巴士顿乡下。志摩3

客。每天下午四点，饮茶是林长民活方式，他很快入乡随俗，这国人嗜茶，也有300年厉音，在19世纪中叶即按叫做tea。

茶，是完全英国式统的中国帽筒式棉套，用来保温，裙少女的样式，徽因便端上几点心。

二三好友来陪到兴酣，林长民呼徽因磨墨，笔字，爆出一片喝即兴之作总是上未干，就被来客拿挥毫悬肘，可从黄昏铺纸奉茶，也一样兴致作品，有许多被英国的朋友视为珍宝，必欲努力求之。



年前只身出国，先到美国麻州克拉克大学读经济学，一年前从美国来到伦敦，张幼仪是志摩到英国后，由张奚若从硖石带到这里的。

林家同徐家相距不远，志摩通常骑自行车往返，有时也坐街车，聊得晚了，林长民也让徽因送志摩一段路。

他们沿着通往巴士顿乡下石板小路缓缓走着。浓重的雾气悄悄从四周弥漫上来。徽因的手电筒光可盈尺，为志摩照着前面的路。秋虫在他们脚下鸣叫，唱着一支生命的古歌。头上，不时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飘落下来，那个季节已退到了时光的边缘。

“又是一叶落知天下秋了。”志摩感叹着。

“徽因，你知道我最怕秋天。”他拣起一片叶子放在鼻子底下嗅着，仿佛要把那生命的余烬吸进肺里。“这是离人心上秋啊！3年了，我感觉到自己就像这片叶子，在不定的风里飘来飘去，不知道哪儿是我的归宿。”

林徽因看着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哪里知道，长期以来，这种莫名的忧伤何曾离开过志摩一时。

徐志摩在美国读经济学期间，接触到罗素的哲学，毅然决定到英国投师罗素门下，然而罗素却与校方意见相左被解聘，此时去中国讲学，徐志摩与心中的圣哲失之交臂。被希望折磨得几近绝望的他，终又考取了剑桥的经济学院，半年之后，在一个命运安排的偶然机会里，他结识了知名作家狄更生，狄氏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推荐他到王家学院读特别生。

林徽因默默地听着。

志摩娓娓地讲着这些，他的神情平静，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然而，徽因已经懂得了苦难对于亲历者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苦难。而她，仅仅是个听故事的人吗？她多想把纤细的手搭上他微微抖动的肩头。

“徽因，我真的写了一首诗，可以读给你听吗？”志摩问。徽因点点头，她仿佛加快了心跳。

草上的露珠儿
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
新归来的燕儿
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

志摩那夹杂着硖石官话的男中音，在夜雾里缭绕着。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徽因不由自主地接下去：

诗人哟！可不是春在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志摩的眸子悠然亮了。

这一声霹雳
震破了漫天的云雾，
显焕的旭日
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
柔软的南风
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
洁白的海鸥
上穿云下破浪自在优游；

徽因又接下去：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的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志摩亢奋地说：“徽因，你的句子真是妙极了！”他朗诵的语调更加昂扬了。

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鹅，
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
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

林徽因用双手捂住脸庞，她不敢让志摩看见，泪水已涌出了她的眼睛。晚祷的钟声苍老地在远处咳了两声，志摩停住脚步，半分钟之后，他把手伸给徽因，林徽因却把那只手电筒塞到他手里。

她有几分怅然地看着那缕光束，如一片橙黄的叶子，朦朦胧胧地飘进了远处的雾岚。

蓝色的布莱顿海湾

阳光下的海，灿烂得如同布莱顿的玫瑰园。

浪花的颜色是全部光谱的颜色，热烈而澄明。底色是那种锋利得能割伤情感的蓝，那种碰一下就能弄出许多响声的蓝，同时又是那种温暖得把你包裹起来的蓝，没有谁能说出那种蓝的复杂的内涵。

沙滩是松软的，蓬蓬松松地撑起一片阳伞的世界。一把细沙过手，掌上便灿然闪烁着无数金色的星子。卖海鲜的小贩在沙滩上的阳伞中穿梭着，那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篮子里是煮成金红色的大螯蟹，还有淡紫色小龙虾，他们用英格兰民歌一样的嗓音叫卖着，吸引了来自各地和许多国家的海浴者。

不远处皮尔皇宫拖着修长的影子。这座阁楼式的建筑物——大帝国摄政时代的王宫，拥有着东方神秘的色彩，成为这座小城最豪华、最漂亮的海外休闲别墅。

林徽因是跟随柏烈特医生一家来布莱顿度暑假的。

这座英国南部的小城，面对英吉利海峡，北距伦敦近80公里。从11世纪开始，就是一个航运繁忙、鱼市兴盛的地方，如今布莱顿的观光价值，早已超过了它的原始意义。

据说这里的海水，有治疗百病的功效。林徽因看到差不多每一家观光旅馆，都竖着一块“天然水，海水浴”的招牌。

医生站在浅水处，往身上撩着水，做着下海的准备。他有50多岁，头发全白了，是一位诙谐、和善的老人。

他活动着关节，招呼着女儿们下海。他的5个女儿：吉蒂、黛丝、苏姗、苏娜、斯泰西，都亭亭玉立。吉蒂21岁，黛丝与林徽因同年，苏姗和苏娜是一对双胞胎，长得极其相似，分不出哪一个是苏姗，哪一个是苏娜。她们最小的妹妹是斯泰西，还是一个小学生。

穿着泳装的五姐妹簇拥着林徽因，走在海滩上，吸引了许多目光。

吉蒂和父亲很快游到深海里去了。黛丝在浅海区教林徽因游泳，照应着三个妹妹。黛丝给林徽因做着示范动作，林徽因浮在橡皮圈上，按照黛丝教的要领，手脚并动，不停地划着海水。黛丝一面纠正着动作，一面鼓励她：“别怕，菲利斯，这海水浮力大，不会沉下去的。”

菲利斯是林徽因在英国的教名，柏烈特的女儿们都习惯这样称呼她。

上岸休息的时候，她们躺在阳伞底下，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

最小的妹妹斯泰西用沙子堆一座城堡，快堆成的时候，一下子又塌了下来，于是她又重新去堆，堆到一半，城堡又塌了下去。她喊着黛丝：“来！工程师，帮帮忙。”

黛丝一会儿就给妹妹堆成了一座沙子的城堡。林徽因问：“为什么叫你工程师？”

黛丝说：“我对建筑感兴趣。将来是要做工程师的。看到你身后那座王宫了吗？那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明天我要去画素描，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顺便也给我讲讲中国的建筑。”

林徽因问：“你说的是盖房子吗？”

黛丝说：“不，建筑和盖房子不完全是一回事。建筑是一门艺术，就像诗歌和绘画一样，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是大师们才能掌握的。”

林徽因的心动了一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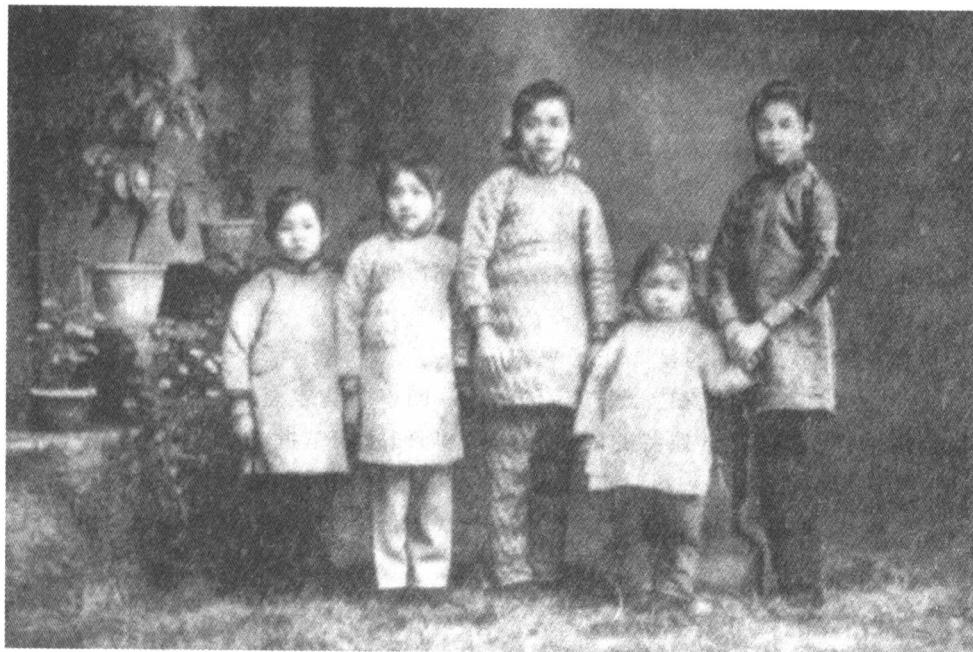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父亲和徐志摩的信。父亲在信中说：

得汝来信，未即复。汝行后，我无甚事，亦不甚闲，匆匆过了一个
星期，今日起实行整理归装。“波罗加”船展期至十月十四日始行。如
是则发行李亦可少缓。汝如觉得海滨快意，可待至九月七八日，与柏
烈特家人同归。此间租屋，十四日满期，行李能于十二三日发出为便，
想汝归来后结束余件当无不及也。九月十四日以后，汝可住柏烈特
家，此意先与说及，我何适，尚未定，但欲一身轻快随便游行了，用费
亦可较省。老斐理瑾尚未来，我意不欲多劳动他。此间余务有其女帮助
足矣。但为远归留别，姑俟临去时，图一晤，已嘱他不必急来，其女
九月稍入越剧训练处，汝更少伴，故尤以住柏家为宜，我即他住。将届
开船时，还是到伦与汝一路赴法，一切较便。但手边行李较之寻常旅
行不免稍多，姑到临时再图部署。盼汝涉泳日谙，心身俱适。八月二十
四日父手书。

林徽因接父亲的信，对临行前的准备并不甚着意，而徐志摩那封英文信却使她的心情格外沉郁起来，仿佛心中有许多拔不断的丝，抽得她心中隐隐作痛。徐志摩那满纸都是哀怨的情绪，也使林徽因感到茫然。这个时候，她不知道该怎样给徐志摩回信。

吉蒂同时亦收到恋人威廉的信，她快活极了。不高兴的只有柏烈特医生，那一天父女俩吵了架。

威廉是吉蒂学习骑马的教师。吉蒂有一匹名字叫“好新闻”的马，威廉把它训练得又敏捷又驯良。柏烈特医生反对吉蒂的恋爱，是因为威廉早已娶妻生子。



9岁的林徽因(左一)与妹妹(右二)及表姐们合影

跟父亲吵了架,吉蒂对林徽因说:“我不在乎威廉有妻子,可是父亲在乎,他不知道爱情有自己的法典,我们不是小说里的人,不可以只留下一个凄美的回忆,我们要朝朝暮暮,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才是唯一的筹码,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有意思的是,威廉的信总是和徐志摩的信同时到达,差不多一天一封。苏姗和安妮每次取回信来,都乐不可支。她们把威廉的信叫“好新闻”,把徐志摩的信叫“玳瑁先生”。

黛丝约了林徽因去皮尔皇宫画素描,皇宫的设计完全是东方阁楼式的,大门口挂了两个富有中国风味的八角灯笼。林徽因想起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家,屋里也挂过一对这样的灯笼。

爷爷林孝恂(1914年病逝)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做过石门、仁和知县和海宁知州,曾参加孙中山革命运动,徽因的堂叔林觉民、林尹民是广州黄花岗烈士。祖母游氏(1911年病逝)生五女二子。父亲林长民是家中的长子,当时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派驻北京。叔叔林天民在日本留学,习电气工程。大姑林泽民、三姑林嫄民、四姑林丘民、五姑林子民,虽都已出嫁,但大部分时间住在家中。一大群表姐妹天天在一起,每到春节时,爷爷就带着她们用绢纸扎灯笼,五颜六色地挂在门庭里。与林徽因最要好的是大姑家的表姐王孟瑜和二姑家的表姐郑友璋。二姑去世早,表姐郑友璋一直在她家里长大。

爷爷最喜欢的是徽因。她在杭州出生，在爷爷身边长大。没上小学前，由大姑母林泽民教她认字，唐诗、宋词教她一两遍就能很熟练地背下来。8岁那年，祖父由杭州移家上海，住虹口区金益里，她与表姐妹们入附近爱国小学，读二年级。父亲的来往信函全由她承转，大娘、二娘的信全由她代笔，父亲的来信也总是写给她。父亲很喜欢她，经常寄些吃的和玩的东西赏她。

9岁那年，父亲林长民把家迁到北京前王公厂旧居，徽因一人留沪陪爷爷，直到第二年爷爷搬来，她与表姐妹们同入英国教会学校培华女子中学读书。

袁世凯称帝时，全家迁居天津英租界红道路，父亲独留京中。那时同母妹妹麟趾刚病逝，二娘生的几个弟妹都还小，燕玉、林桓、林恒，大的刚刚两岁，小的不足半岁，经常生病，二娘程桂林也患肋膜炎，家里许多事，都由12岁的徽因应酬。

1917年张勋复辟，全家又迁往天津自来水路，父亲林长民去南京，徽因独留北京看家。7月父亲担任了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举家由津返京。1918年父亲卸任后不久便与汤化龙、蓝公武去日本游历，徽因感到寂寞，一个人在家里编了一本字画目录。父亲回来后，她兴致勃勃地拿给父亲看，满怀期望得到夸奖，父亲却以为不适用，徽因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林长民一直把徽因视同知己，有什么事总是同她商量，吉蒂为此很羡慕徽因，为了她和威廉的事，她与她的父亲已好几天不说话了。

度假结束以前，林徽因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读汝致壁醍函，我亦正盼汝早归。前书所云与柏烈特家同回者，如汝多尽数日游兴了。今我已约泰晤士报馆监六号来午饭，汝五号能归为妙，报馆组织不可不观，午饭时可与商定参观时日。柏烈特处，我懒致信，汝可先传吾意，并云九月十四日以后我如他适，或暂置汝其家，一切俟我与之面晤时，决定先谢其待汝殷勤之谊。八月三十一日父手书。

壁醍是老斐理璞的女儿，她的母亲和妹妹雷茵娜此时正在中国，住在林徽因家里。前不久，父亲同壁醍一起看望了糖厂主柯柏利克。柯柏利克是老斐理璞的姻亲，他同柏烈特医生一样，也是林长民的老朋友，徽因一年吃的糖不下三木箱，全由柯柏利克供给。徽因不能去辞行，只好写了封信请壁醍代劳。

威廉来了。

威廉是骑着“好新闻”来的，那是一头乌青色的高头大马，毛色如同绸缎般光滑，在太阳下闪着光，最漂亮的是它的鬃毛，威廉给它梳了许多小辫儿，修剪得整整齐齐，见到吉蒂，“好新闻”也亲昵地闻了闻她的手。威廉在旁默默地笑着。

威廉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他一头栗色的卷发衬托着一张很英俊的脸庞，鼻梁挺拔，嘴唇棱角分明，穿一身雪白的猎装，显得十分潇洒。

他彬彬有礼地向柏烈特医生问候，柏烈特却转身走开了。

吉蒂勇敢地扑到威廉的怀里问：“威廉，能带我走吗？”

威廉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吉蒂拍拍“好新闻”的头，转身上马，对林徽因说：“再见吧，菲利斯。好好爱你的玳瑁，别让他失望。”

威廉也飞身上马，他用脚轻轻磕了一下“好新闻”的肚皮，“好新闻”飞跑起来，很快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

度假就要结束了。20天来，林徽因的游泳技术大有长进，已经能随柏烈特医生游到很远的地方了。

更重要的是，20天来的海滨生活，让她有时间去思考原来懵懂的爱情，吉蒂和威廉的爱，给了她许多启迪，她决心做出自己的选择。

站在海边，海风把浪涛推涌到她脚下，又迅速退开去，仿佛它洞悉了一切奥秘。